

书人书话

## “潜伏”人生 耐吟哦

◆ 王继兴

看到“潜伏”二字,我立马会忆起小说、电影、电视连续剧中那一系列悬念丛生、跌宕曲折的惊险情节!在阅读和观赏过程中,我常常惊愕、心潮澎湃!不过,一旦掩卷或离开屏幕,就会想到这是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集中、更典型的文学艺术作品,从而更多地思考作家和导演的艺术手段、艺术处理有哪些最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于是澎湃的心潮很快便平复了。

读海燕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信仰的力量——我父亲的“潜伏”生涯》,引发我的心潮澎湃却不似平常。因为这不是小说和故事性的文学作品,这是极素朴的纪实文字。作者祁葆珠用不事渲染、不事雕琢、至为简洁的语言最真实地追溯了父亲祁文山难忘的成长经历,最真实地述说了父亲的传奇革命人生,最真实地破解了父亲神秘的“潜伏”生涯,最真实地刻录了一段无限珍贵的历史影像。正所谓:“大朴不雕。”这便是真实性的魅力。他的事迹、他的精神、他的风骨、他的情怀,让我刻骨铭心,永远难忘。

祁文山,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奉命筹建陇海铁路洛阳地区地下党支部,组织开展工人运动,曾秘密护送刘少奇同志从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到河南颍池兵站,动员组织大批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先后被中共中央组织部送到延安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中央社会部学习。1941年,被中共中央社会部派往敌占区单独执行任务,从此开始了他的红色特工生涯。新中国成立后,因组织和形势需要,他留在新乡、郑州等地继续“潜伏”。直到1968年,才结束了长达27年的特工生涯,公开真实身份。

“潜伏”生涯不仅要经常只身入魔窟、虎口去拔牙,随时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更为难的是胜利后,为了党的事业和国家大局,祁文山需要继续“潜伏”。由于身份的特殊,常常会遭到人们的误解而自己又不能辩解,使得亲生骨肉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以及上学和就业中受到种种歧视和打击。尽管如此,作者说,父亲也未吐露半点实情。什么叫无私奉献?什么叫传奇人生?什么叫坚守信仰?什么叫绝对忠诚?什么叫无怨无悔?什么叫忍辱负重……祁文山通过自己的“潜伏”人生,为人们做了最直接、最明白、最生动、最有力的诠释和说明。他为什么能够终生为之坚守?这便是该书书名所做的结论——信仰的力量。

由于网络技术的进步,由于信息海浪的冲击,由于多元思潮的泛滥,由于滚滚物流的诱惑,不必语言,如今人们信仰的淡化、信仰的迷茫、信仰的缺失乃至信仰的异变,是个不得不特别关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认真读读《信仰的力量》,一定会备受启发、鼓舞和鞭策!

所以我认为,该书的出版富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所以,我书捧手上,情涌心头,诸多感慨,不吐不快——

朴实文字不雕琢,“潜伏”人生耐吟哦。出生入死名利少,忍辱负重委屈多。有勇有谋写传奇,无怨无悔铸楷模。确信口碑即丰碑,史诗留待后人说。

人与自然

## 蜘蛛的网

◆ 唐仪天

蜘蛛辛勤地劳作着,精心地编织着,每一副网都倾注了全部心血,倾尽了所有积蓄,如同一个庄稼人经营自己的田园一样。有时刚刚织就一张网,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骤雨摧毁,所有的辛劳都化为了乌有。它们只好忍住饥饿重新经营。它们不消沉、不气馁,埋头经营着自己的生活,那像人受点打击就一蹶不振、怨天尤人,只在别人的灾难里叹息,在自己的幸福中张狂。岂知幸福的金子是从灾祸的沙子里澄洗出来的。

蜘蛛是一个天然的杂技演员。它受到外来的惊扰时,就从尾部扯出丝悬空垂落下来,当一切都平安正常后,它又循着这根悬索敏捷地跨入自己的地盘。情况总是发生在它的判断之外,有时,它躲过了天敌地捕杀,却误入了人足的蹂躏。

任何生灵都有它感觉上的盲点和思想上的误区。蜘蛛仍然逃不脱命运的追迫,遭遇横祸是一种宿命。

蜘蛛身怀了这样的绝艺,不可能像人一样借此谋生,讨取廉价的掌声或者丰盈的收益,它仍须投入到实在的生活里去。

蜘蛛是蠢笨的。它秉承了上苍的偏爱而不思进取,依赖于特异的天然不去思索。如同寓言里的守株待兔者、刻舟求剑者,更像一个顽固守旧、冥顽不灵的匠人。在这个有众多生灵构建的生命大家庭里,它只充当了上帝与人之间的传媒工具——把上帝不便言语的机

密透漏给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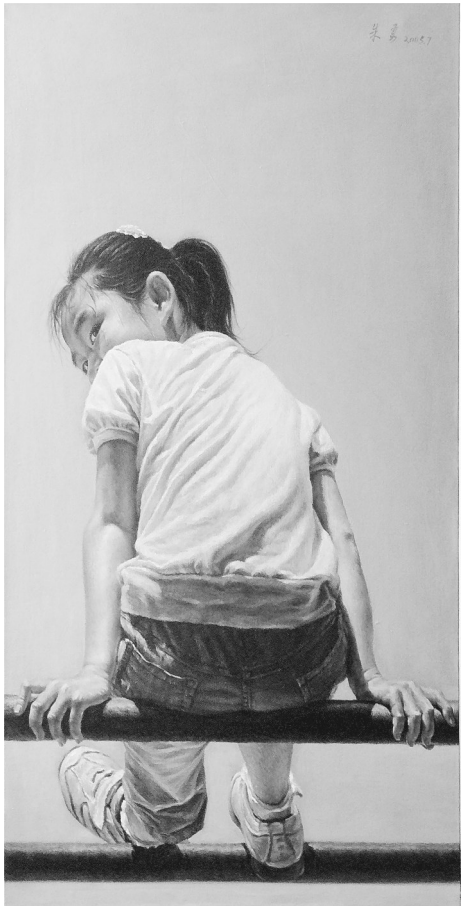
一张有益人类进步的网,已以势不可挡的劲头覆盖了地球。这是亘古至今人类联手编织出的最为精美、最具价值、最能诱惑人的网,这张网叫作因特网。

这张网是用一种叫作智慧的“纤维”编缀而成。这张网让世界变得奇穷百出,小可一握。人可以迅速穿山过海和你想见到的亲人和朋友,畅叙感情交流知识捕捉讯息……人完全可以让“坐地日行八万里”变成现实。人类的网已经辐射到了大气层以外的浩瀚宇宙。杨利伟平地升空,人造卫星在地球之外传递着各种信息。可怜的蜘蛛——人类最初的启蒙大师,穷尽一生的精力和技艺,也只在几十平方米的空间动作。

再加上航空线、航海线、火车道、汽车道,蜘蛛的高徒们已经把世界装入了一个五彩的网兜。希特勒“脚踏两半球,手握五大洲”的野心,早已埋葬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个丑陋恶心的“蜘蛛”,遭到世界人民的共同唾弃。人民将用自己的网兜捉着这个蓝色星球,在时间的飓风中大步流星地前进。

当人成了织网的高手后,蜘蛛却成了悲哀命运的承受者。蜘蛛这个丑陋的“传道授业解惑”者,却一而再地受到人操着扫把的剿杀。

告别那些童年的记忆吧!告别那些有关精作怪自吓自的游戏。每个虫子都是上帝派遣的启示者,它们各自身怀了一种“绝技”,帮助人类挑战极限。假如没有蜘蛛,人类怎会有关于网的联想?



双杠(油画) 朱勇

诗路放歌

## 雪地行走

◆ 徐建勋

沉默  
让眼前的雪表达  
她反复倾诉的  
正是我们想说的话  
喝酒?  
饮茶?  
思绪一任漫天雪花  
如果泪水抑制不住  
就让它咆哮流下

二

一个人在雪地行走  
脑子里是一片空白  
童年和未来交织  
闪现的面孔像谁  
冬天谢幕  
春天开启  
抬手摸住头  
隐秘还藏在那里  
最遥远的呼唤  
也许来自心底  
长长的跋涉  
为了归去

## 春雪

◆ 李秀森

这一场大雪来得甚是突然  
在雨水过后的第三天  
春风轻拂着青松翠柏  
晶莹剔透的菱形雪花却飘然而至

经过一天的缠绵,大地洁白天空如洗  
苍穹深邃广袤无垠  
掩盖起季节多变的面孔  
尘世间万物轮回将从这一场春雪开始

在这个沾衣欲湿如梦若醒的时节  
关闭所有关于冬天灰暗彷徨萧瑟的门  
打开一扇冰封的心灵之窗  
倾听雪花飘落,其实雪景很白很美

回望来时的路,五色光都已渐行渐远  
只有那一个调皮的梦儿  
还醒着,翘首企盼着春讯如约而来  
和煦的风雨中,开启生命灵动的春天



牛畜兴旺(国画) 徐淑荣

微型小说

## 重返阳光

◆ 李晓玲

老杨下岗后,每天和锅碗瓢盆打交道,妻子下班回来还不给他好脸色,骂他是窝囊废。他每天抽烟喝酒,昏昏沉沉地混日子,逐渐情绪失控,精神恍惚。

他来到解放路口,进了一家卖刀具的小店,一位中年妇女笑盈盈地问他:“先生,您想买什么样的刀?”老杨说:“要一把刀口既薄又快。”“先生,这一把是新款刚到货,全钢的,特别锋利。”妇女说。

“让我看看。”老杨接过刀,刚想用手指试刀锋,妇女说:“先生,小心,这刀特别快,还是我来帮您试试。”她迅速在自己头上抽出一根发丝,把发丝对着刀口,她轻轻一吹,发丝断成两截了。他被中年妇女的优质服感动,说:“我就要这一把,多少钱?”“18元。”妇女说。

老杨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褶皱的零钱,他数了数一共20元。“先生,您是窝囊废。我每天抽烟喝酒,昏昏沉沉地混日子,逐渐情绪失控,精神恍惚。我按批发价15元给你。我也是下岗职工,两年前家里发生了变故,我单位也破产了,走投无路时,在朋友的帮助下开了这家店。”

老杨感觉脸上一阵发烧,付了钱,说声:“谢谢。”他正准备拿着刀出门,中年妇女叫住了他:“先生,等一下,我帮您包好,别不小心伤了您。”妇女接过刀,拿出一个小盒,把刀用纸慢慢缠好,又用胶布粘好,放进盒里,双手托着,郑重地递给老杨,并且关切地说:“先生,您拿好别伤着您!”老杨心里“咯噔”一下,他双手微微颤抖地接过刀。

不久,这座城市的一处农贸市场里,新开了一家“老杨肉食店”。

新书架

## 《那些美好,哪容匆匆错过》

◆ 君逸

请相信,这世界上真的有人在过着,你或早已遗忘或心生向往的生活。

从时尚媒体到专栏写作,再到打理自媒体,陈大咖能娓娓道来那些我们永远不会去花心思的美好细节。因为与生俱来的生活情趣,让她总能孜孜不倦地发掘和研究一切精致物品和生活细节,包括每天要喝的水、煲汤用的锅、承载一半生命时光的床垫、五星级酒店、奢侈品牌……涉及家居旅游、生活体验、亲子教育、情感婚姻的一切美好话题,都会用轻松、有趣、容易理解的语言去做审慎的认知分享。

正如这些美文一样,文字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小城女孩在广州打拼十年后所明白的生活真谛。单列的主题,或许细碎,却句句智慧,轻描淡写的一段故事中其实包含有许多感同身受的经验的总结。

可以说,这就是一本写给都市人的质感生活指南,抓住了当下生活的痛点,以新中产感同身受的体验报告式文章,让人们明白我们有能力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好办法

◆ 郑志玲

二伯是苦命人,二伯母在生三儿时难产,去了。二伯既当爹又当娘,把三个儿子拉扯大,二个盖了房,娶了媳妇成了家。

那天他去砍柴留过冬取暖,走到桥头,头晕眼花,绊到一块石头,一脑袋水里去了,幸亏几个过路人,把他从水里捞了上来,夜里他就发烧咳嗽,浑身无力,撑不起来!

二伯和福旺是邻居,他央福旺去告诉住在新建小区的三个儿子,福旺没敢耽擱,赶紧去找,没想到他们竟然互相推诿,没有一人愿意将他送去治疗。老三说话最干脆:“反正你也是他侄子,干脆你带我去看看吧。”

福旺没有办法,将这事反映给村委,村委主任上门找了几次,没有一点效果。后来从猫眼看是村主任,连门都不开了。

二伯病情越来越严重,不能再拖了,村委会主任从家里拿来钱塞到福旺手里:“赶紧把人送医院去看,我有好办法让他三个儿子争着去!”村委会主任胸有成竹地说。

事不宜迟,福旺赶紧将二伯送到县医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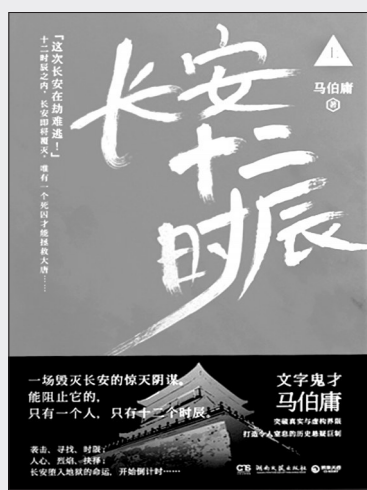
第二天,福旺在医院正想回家问问村主任,二伯的三个儿子早已经手里提着营养品纷纷赶来,吵着要侍候老人。

“这样吧,每家两天轮流,医疗费均摊,不要多抢!”老大刚说完,老二已经去抢着缴费了。

福旺做好交接手续,立马回家,想去问村主任用了什么办法。走到村口,见到村主任正带领几个工程队的人,在他家门口量来量去。“主任,你这是干吗?”

主任把他拽到一边:“不要声张,我要不把你们这几家都量量,他们怎么能相信,你二伯那处房子拆迁后能分两套?现在三家都竞争上了吧?”主任狡黠地笑着说。

## 连载



一场毁灭长安的惊天阴谋,能阻止它的,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时辰。

文字集才  
马伯庸  
长安十二时辰

长安分成东、西两县,西边为长安县,东边为万年县。这万年县在天子脚下,王公贵族多居于此,关系盘根错节,此人居然能稳稳做了九年,李泌忽然产生了点兴趣。

“他人现在何处?”

“哎哎……他去年犯了事,如今身在长安县狱中,已是待决之身。”徐宾斟酌着字句。周围人窃窃私语,徐宾事是不是糊涂了,怎么推荐了一个囚犯来?还是个死囚?这不是触上司霉头吗?

谁知李泌却面无表情:“我要的不是圣人,是能人——这个人不是最好的?”

徐宾连忙提高了声音:“长安之内,缉事捕盗无出其右。”

一枚银鱼袋从半空划过,徐宾慌忙伸手去接,差一点没接住。李泌道:“用我的马去接。两刻之内,我要在这里见到那个人。”

徐宾愣了一下,才听懂长官的意思。他先接银鱼袋系在腰间,又觉得不合适,连忙解下来捧在手里,匆匆忙忙跑出院外。

李泌环顾四周,发现其他人都伸着脖子往外看,不由得发怒道:“你们还在那里看什么?马上去给我查!东西二市的过所市状、城门监的检录、各处街铺的讯报,都给我彻查一遍,快!”

靖安司的官吏赶紧纷纷回到自己位子,埋头开始工作,殿内又陷入忙碌。李泌从身旁婢女处接过去一条开水烫过的缠花锦帕,用力在脸上搓了搓,忽然又想起来什么,开口道:“姚汝能,你去京兆府一趟,把张小敬的注色经历调过来。”

一个年轻小吏立刻起身,飞奔而出。

李泌把外袍胸襟扯开,将双臀撑在沙盘旁边,身子前倾,继续俯瞰着长安城的沙盘。他的犀利眼神扫视着每一栋建筑,似乎想用目光将那头狼生虫剥出来。

殿角的铜漏,水滴仍在从容不迫地滴下。无论世事如何急迫,它从来都不曾改变。

沙漠,废墟,还有浓烈的血腥味道。无数黑骑在远处来回驰

骋。远处长河之上,一轮浑圆的血色落日;孤城城中,狼烟正直直刺向昏黄的天空。

他费力地直起身来,愤怒地大声示警。可城垣周围是层层叠叠的尸山,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回应他的呼唤。唯有一面残破不堪的龙旗耷拉在城头,旗杆歪斜,几乎要断裂中折。

咚咚咚,敌人进攻的鼙鼓响起,骨箭如飞蝗密集。这一次,只有他一个人面对……

张小敬猛然醒来,才意识到自己并不在西域,而是在长安县的死牢之内。枷锁牢牢锁着自己的脖颈和双手,连从梦中惊醒都动弹不得。

梦里那战鼓的咚咚声,原来是有人在用鞭柄敲打木枷。他抬起眼皮,看到牢门前站着两个人,一个是死牢的节级;还有一个人狭面短眉,下颌五缕乱糟糟的长髯,眼神关切。

“徐宾徐友德?”张小敬微微一愣,旋即笑道:“想不到最后来送行的,居然是你。”言语之间竟听不出丝毫临刑前的失落落魄。

两个牢头战战兢兢,似乎